文化中国行

史志琼崖

客从何处来？

【编者按】

11月19日至21日，第34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海口召开，主题为“五洲客家音，四海桑梓情”，约2500名全球客属代表汇聚海口共叙乡情。客属即客家人，他们分布在80余个国家和地区，人口约八千万（一说超亿人）。

海南岛上也有客家人，他们从哪里来？人口约多少？聚居在何处？本期海南日报文化周刊文史荟将作一番梳理。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



儋州市和庆镇美万村客家围屋——弘农堂（局部）。 陈运皇 摄

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信阳毛尖是我国名茶之一，其核心产区位于河南固始（古称光州），固始还是中原汉族人南迁的重要集散地，至少60个客家姓氏的族谱有“聚族于河南光州”的记载。固始因此被认为是客家人，尤其是福建、台湾两地客属的重要祖源地。客家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，只是汉族的一个群体，在遥远的从前，他们也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主人。迁居到南方的客家人，仍操原来的方言，保留传统的习俗，尤其是在婚俗方面，注重在客家内部异姓通婚。

历史上，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，又是从哪里来到海南的？

宋代上岛官员就有客家人
“停车请免崔相公”

北宋时期，广东梅州客家人古革是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进士，曾任琼州儒学教授，他诲人不倦，颇受学生敬重，就连黎峒首领都送子弟接受他的教育；南宋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，被贬吉阳军（今属三亚）的抗金将领——江西庐陵人胡铨，也是客家人，他谪居吉阳的八年期间，对促进当地的文教事业不遗余力，让黎汉子弟受益匪浅。

“君不见女苦吉贝男苦簦，停车请免崔相公。”这是明代琼州进士唐胄的诗句，诗中写到的“吉贝”是棉花的一种，指代的是黎锦，“簦”是古时候有柄的笠，类似于后世的伞。唐胄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古代官府征调贡品给老百姓带来的疾苦，诗中“崔相公”是南宋名臣崔与之（1158年—1239年），广东增城客家人，他在任广西（即广南西路，今广西、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岛）提刑时，体察民情，曾经渡海到海南岛视察，当他得知本岛百姓深受“吉贝”和“簦”征收之苦后，便毅然出榜宣布免除这两项赋税，因此深受民众拥戴。崔与之离开海南后，老百姓十分缅怀他的德政之行，曾作《海上澄清录》一一记述他的事迹。

此外，崔与之还做了许多除弊兴利的好事。由于海南岛与朝廷相距万里之遥，使得贪官酷吏胡作非为，崔与之广泛搜集具体事例，概括为十件事，并详加论述，痛切惩戒。此后，有人将崔与之的措施刊刻出来，题为《岭海便民榜》，让后世官吏得以借鉴、自省。

王安石在熙宁年间（1068年—1077年）所推行的“免役法”，对减轻百姓劳役有利，民户更是举家期待，但此法唯独未在海南岛施行。崔与之再三建议朝廷颁行还是没有结果，只好与当时的琼州守臣颜戬商议，经过努力，这项新法终于得以实施。

古代，像崔与之这样对海南作出贡献的客家爱民官吏，还有不少，不再赘述。

这几位宋代官员中，没有确切的历史文献显示他们在海南有后人。

据文昌《韩氏族谱》记载，其渡琼始祖为南宋时期的廉州知州韩显卿，后人已考证他为客家人；宋末元初，同为客属的文天祥的族人避乱来琼，今海口、万宁等地均有文氏后人分布。

这些只是客家人早期迁琼的零星记载。

海南客家主要来源地
江西、广东、福建

那么，较大规模的客家人是在何时迁琼的？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在走访客家村落时，曾问村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，多数客家人都说是祖籍广东，也有人说是从广西来的，一些没有族谱且说不上原籍的村民，犹豫片刻后干脆说是福建移民。

《海南客家》一书的作者古小彬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后发现，早在北宋时期，先期进入赣闽粤的客家先民，便已陆续渡琼，其中不乏朝廷官员和商贾之士。

“宋末元初，客家的先民们也陆续从赣中南、粤东、闽西来到海南岛繁衍生息；明代迁居海南的客家人也不少。”古小彬说，“但客家人大规模迁入海南岛的时间主要是在清代初期。”起初，有部分客家人随同其他闽粤移民一起南迁海南，到了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朝廷发布《敕开垦琼州荒地》后，移民日增。彼时，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广州、肇庆、嘉应、潮州、惠州地区的客家人，也越海迁居陵水、琼中、儋州、临高和澄迈一带，尤其以海南岛西部为最。

民国时期，又有一大批客家人从南洋和广东来到海南岛创办实业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海南经历了4次大规模的移民热潮，其中有不少客家人从广西的博白、玉林、陆川，以及广东的惠阳、五华、兴宁、揭西、清远、广宁、阳江等地，携老带幼，成群结队来海南谋求发展。

目前，海南岛上约有60万客家人，其中仍能讲客家话的约20万人，主要分布在儋州、临高、澄迈、琼中、万宁、陵水，海口、屯昌、三亚和保亭也有零星分布，有卜、蔡、曹、陈、程、池、邓、戴、董、范、房、冯、符等100多个姓氏。

昙花一现“南殷县”
“黎汉通衢”南丰镇

海南岛上，虽然没有像广东梅县（梅州）那样以客家人为主的客家县，但客家村为数不少，客家镇也有一些，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儋州素有“黎汉通衢”之称的南丰镇。旧时，每逢赶集日，热闹的人群中混杂着汉黎两族同胞买卖交易的身影。从南丰往东，便是黎族人的聚落了。

儋州是海南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，而南丰又是客家人数最多的一个镇，因人口占全镇的70%左右，故有“客家镇”之誉。在南丰老街，尚存一些老旧的两层骑楼，时间最短的据说也有百年的历史，其余的已经被新建的楼房所取代。然而，走在被踩踏得光滑和碾压得变形的石板路上，依然可以隐约感受到昔日的喧哗。

儋州的客家人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宁化，江西的大余、泰和、吉安，广东的梅县、蕉岭、大埔、兴宁、丰顺、五华、增城、惠阳、陆丰、紫金、阳江、茂名、化州、高州、恩平、台山、遂溪、廉江、信宜、顺德、广州、花县（花都）、揭西、清远和广西的陆川、博白、容县等地。

古小彬说：“虽然海南只有纯客家村，没有纯客家居住的县和镇，但历史上却存在过短期的客家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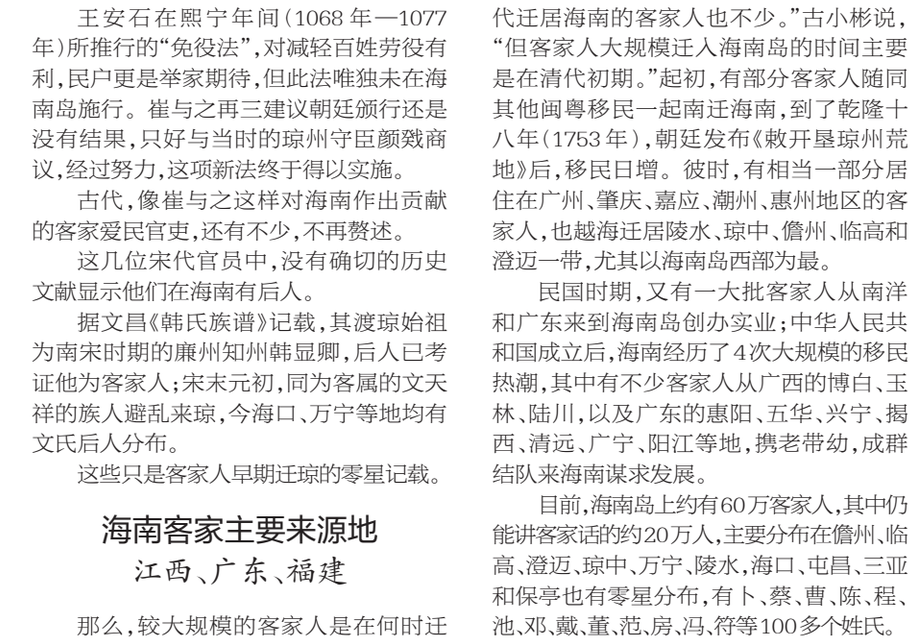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（1924年至1925年），儋州、临高一带的客家人，曾发起组织成立客家县“南殷县”，不到一年便“夭折”了，那大菜园村客家人温琅还担任过短暂的客属“南殷县”县长；抗日战争前，客家人还计划在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松涛村建立客家县“松涛县”，因为当时的松涛街是纯客家人居住地，后来由于日军侵琼而告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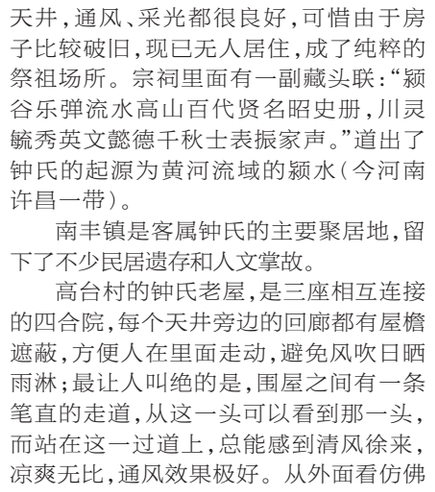
南丰镇田寮村是客家村之一，这里聚居的钟姓村民的祖先，于清代嘉庆年间迁自广东廉江。村子前方是一座呈四合院布局的围屋——钟氏宗祠，中间有天井，通风、采光都很良好，可惜由于房子比较破旧，现已无人居住，成了纯粹的祭祖场所。宗祠里面有一副藏头联：“颍谷乐弹流水高山百代贤名昭史册，川灵毓秀英文懿德千秋士表振家声。”道出了钟氏的起源为黄河流域的颍水（今河南许昌一带）。

南丰镇是客属钟氏的主要聚居地，留下了不少民居遗存和人文掌故。

高台村的钟氏老屋，是三座相互连接的四合院，每个天井旁边的回廊都有屋檐遮蔽，方便人在里面走动，避免风吹日晒雨淋；最让人叫绝的是，围屋之间有一条笔直的走道，从这一头可以看到那一头，而站在这一过道上，总能感到清风徐来，凉爽无比，通风效果极好。从外面看仿佛是独立存在的三个院落，其内在其实是一个相连的整体，这样的设计不能说不美，不能说不妙。

深田村素有儋州“客家英雄”美誉的清代武将钟鹰扬，于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受朝廷派遣奔赴阳江平息动乱，稳定社会秩序。作为一名武将，钟鹰扬十年征战，披荆斩棘，战功卓著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秋，钟鹰扬被光绪皇帝“钦加四品，诰封昭武都尉，赏戴蓝翎”，并赠予“加官晋爵”“昭武第”等匾额。





⬆ 儋州市南丰镇深田村钟鹰扬旧居内部一隅。 陈运皇 摄

⬅ 曾有“梅县街”之称的儋州那大镇胜利街上的老房子。 陈有信 摄

史籍典录

丹青绘柿别样甜

■ 周小丽

每年9月至12月是柿子集中上市期，其中10月至11月是口感最佳的黄金品尝期。

“晓连星影出，晚带日光悬。”唐代刘禹锡笔下的红柿子，写得像给一盏盏小灯笼点名。远看是火，近看是糖。今人把它做成柿饼、冻柿、柿子冰沙，一口下去凉透喉咙，甜进心扉。古人更愿意把柿子画进丹青，一画就是几百年。

我国柿树种植历史久远。《礼记》已将柿子列入果品，西汉司马相如写《上林赋》，数上林苑的嘉木，顺手带上“枇杷橪柿”——“橪”《说文》释为“酸小枣”，后世亦有附会为柿类者；南北朝时它从庭院走进大田，到了唐代，“教民种柿”渐成地方官劝课农桑的佳话。唐代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里替它总结七绝（七样好处）：一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，五霜叶可玩，六嘉实，七落叶肥大。一株树占七条好处，这在果树里算是顶配。

文人对柿子还有一层偏爱。唐人郑虔家贫纸贵，跑到慈恩寺拾柿叶练字，写秃的叶子堆了几间屋，“柿叶学书”遂成典故。民间故事更热闹，传说朱元璋落难时饿得头晕眼花，一棵柿树上的熟果救了他，后来他披袍封树为“凌霜侯”。故事真假不论，那份“在最冷的时候被一颗果子接住”的感激，很中国。柿果圆硕，柿萼四展如如意云头，“柿”又谐“事”“世”，于是“事事如意”“万世顺心”，成了中国人的心头好。

把柿子画成“禅”的，是南宋的牧溪。他的《六柿图》现藏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，画面干净得离谱：没有枝，没有叶，没有款，没有印，就六枚柿子横着一字排开，略略错落，下方一枚，左侧两枚，右侧三枚。墨色从几乎透明的淡，到沉到底的浓黑，像六个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也像六种说不出口的心事。画面空阔明净，六个柿子有聚有散，错落有致但并不凌乱，流露出简约、朴拙、静远、淡泊的禅思。牧溪俗姓李，四川人。年轻时中过举人，本可以走仕途风生水起，但他看不惯官场蝇营狗苟，一怒之下出了家。其画法“意思简当，不费妆饰”，随手点染，不修边幅。这帧小画随禅僧东渡，被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，他也被称作“日本画道之大恩人”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，《六柿图》的留白恰是一种珍贵的精神余裕，正是人生短、艺术长的最好注脚。



明代沈周《荔柿图》（局部）。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数百年后，明代沈周的《荔柿图》赋予了柿子别样的寓意。上方一树荔枝，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：下方两枚柿子，圆润饱满，墨叶相扶。沈周在画上题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：“起问梅花整角巾，忻然草木已知春。白头无恙人惟旧，黄历多情岁又新。行酒不妨从小子，耦耕还喜约比邻。年年天肯赊强健，老为朝廷补一民。”末句自谦得可爱，老了，只要还能给朝廷当一个百姓。这幅画是沈周送给长洲老友韩宿田（韩襄）的新春礼物，韩襄是名医，兼营药材生意。荔枝“一树”即“一本”，“荔”谐“利”，是“一本万利”；“柿”谐“市”，合起来便是“利市”。文人不谈钱，只谈“利市”。笔法上，取南宋法常的水墨写意，又揉进元代王渊、张中的兼工带写，造型洗练里带点拙朴，用笔纵逸里透着劲健，墨色任意泼染却层次分明。以书画自适的吴门文人，把最体面的祝福包在一树荔枝、两颗柿子里递出去，这是年节里最温热的烟火气。

“暮冬岁首百花凋，岁朝清供淡香飘。”清供是对一年最好的总结和期盼，象征甜蜜如意的柿子当然是首选。传为明代宫廷花鸟画家边文进作了一幅《岁朝图》，款署“宣德二年春正陇西边文进制”。但见那一尊古铜壶中插着梅、兰、山茶、水仙、天竺、灵芝、松、柏、柿、如意，整整十种，凑成“十全十美”。梅开五瓣，是“梅开五福”；柏枝常青，柿果橙红，如意横斜。柏、柿、如意三样并置，就是“百事如意”。

陆游《秋思》有言：“园林夕照明丹柿，篱落初寒蔓碧花。”北风渐起，万物萧瑟，只有柿子把甜留在光秃秃的枝上。古人画它，未必真信“事事如意”，但他们愿意在一年最冷的时候，给自己画一颗红的、软的、甜的果子。这份“在萧瑟里造一点甜”的本事，才是柿子图真正传下来的东西。

文史荟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1时22分 印完：4时2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